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一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絕句七言

詠史下

蜀先主　一十二首

兩得徐州不自由中原應不戀炎劉孫曹袁呂非羣敗五采龍文在益州中平五年侍中劉焉言益州有天子氣不知其為先主也

白頭上嶺歷群蠻展轉亡張又失關取得益州竟何益不如賣屨看人間老而後取荊益天也早得十年則可觀矣備少孤貧与母販屨

北投南走若窮猿極目蒼梧歎斷魂如許英雄不成事止緣的是靖王孫

漢末群雄各得一州而又有深會歲月雖玄德二十年不得寸土布手足初得徐州而為袁術呂布所害再得豫州而為曹操所苦許下斷中孤軍匹馬汝南新野殆及天當陽危急欲走蒼梧湘門單微僅分割末年急計不得已取刘璋有益士翱翔而老矣非天厭漢哉使玄德非荒子孫而別為一姓則驅馳天下不應若是多魔矣豈惟先主誤諸葛亦為漢所累矣司馬公乃不信其為中山靖王後豈以諸葛委身不啻鄰於盜名冒姓之人哉

徐元直去馬超來顧惜三綱又愛才道御英雄無不可豫州翱向益州來

以徐庶為母而听其歸此皆三綱也馬超棄父而奔張魯而不妻皆用以為平西將軍愛才也

袁渙當年死亦其雲長平昔竟何貪劉巴項領剛如

鈄也用隨群拜武擔一先主冊人心懸良不可寬者葛一見遲以大事告之雲長翼德

子龍之勇類沛患難孤穷衰弱依張卜占哲十哲

之於仲尼也黃權阻隔而不忘袁渙羈縻而取之

蓋高帝之所

不能者也

元荊楚賢達似失時浩墩歡飲類狐疑軍中劉曄誇言

語豈識英雄為義遲陶謙死不敢受徐州用孔文本陳元龍之言而復受劉琮降曹

然不以告荀或勸攻琮而雇刘表託孤之義不忍

棄之將其衆去操軍迫近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衆

十余万輜重數千兩或勸宜速行取江陵而以人

人徒七不忍舍去日行千里幾至危殆法正東來

錄取刘璋疑而未決用厖士元之言而後行既至

浩歎刘璋來会張松法正士元勸於會間取璋可

坐得益州不貸其言争章歎款百余日彼此無疑

在葭萌士元元龍陳三策以經藝成都為上誘執

璋頭為火还退白帝城連引荊州徐还圖之為下

不得已從其中計凡此皆刘曄之所謂遲然關河

馬徽係無之言諸篇中片語斷金若決江河識之
遲不可也遲於利而不遲於義乃所謂徽耳繫加
謂袁紹遲而多疑當矣劉曄謂
玄德有度而遲不知玄德者也
養虎荊州歲欲闌一家豚犬不勝安振振公族麟之
角安作山林猛獸看
先主以建安六年奔荊州至十
三年劉表死皆繇來凡七八年
爲表上賓表之戚劉琦但老火異耳先主客居
其土表既安宗亦無畏既分之權復托之與劉表
無糖蛟龍之慮而周瑜乃有養虎之患蓋瑜下知
義必欲逐之故爲是言然以玄德孔明關張之才
而無寸尺之地瑜
若不死得高枕乎
如流歲月幾沾襟侍立霜嚴劇苦心詭與劉璋無怨
怒有人驅虎入山林
先主失信吳使之也孫權不听
周瑜与玄德同心治操則孫以
吳劉以荊協規北向何假入蜀推權不知所擇互
相疑忌使玄德以垂老之年北與於操東迫於吳

臣公安如故羨蘩故思寬貸之請蜀又從法正之策而遂西矣

少年白帝死如生但為雲長也自榮龍虎已分南北

羨英雄無計與年爭號亭之役當漂原兵情夫荊州未害孫權為賊已甚不可忍也

必荊州羽關人併立患雖用從之義乎蓋不忘荊州爾知孔明是辯此方何捐東行為羽報仇此玄德之心也既敗遂駐兵养力虛遜心力已疲孫權躊雖失守玄德待數年不死荊州詎可知乎

平生信義滿乾坤曾弔諸侯未返寬呂布來時梟送

洛不應投許又投袁布為董卓殺諸葛非大夫且國賊反覆不可與同處當其來奔徐時當際大義以斬之與君二年卒受其害東西南北實始於此

西行不與本心符西負劉璋東負吳漢業此時如累

郊天公先與殺周瑜玄德切入蜀孫權已怒其背信遣船取孫夫人以去示欲絕之

矣是時瑜在玄德西行瑜必覬其後劉璋未降蜀
人未附與軍踦躇深客入境瑜死於天意也又幸蜀
魯肅輕瑜深愛劉葛故得從容入蜀而孔明貫之
子龍亦繼西上不然關羽不能動心忍性瑜復能
害其間荊蜀
兩皆不保也

曹操亡年德劉表孫權晚節亂如絲豫州幸自無頗
辭亦為區區怨讀詩

建安十八年操立為魏公殺皇后伏氏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以
獎殺尚書崔琰收毛玠付獄丁儀用事譖出何夔
諸人群下側目二十三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與
金禕共起兵討之不克死二十四年為趙雲所敗
失漢中殺楊脩關羽收襄陽殺于禁龐德操權[illegible]
設近鄴避之二十五年卒後上建安七年十八年孫權[illegible]
亦於武昌結鉤臺飲酒大醉以水灑群臣八年[illegible]
兵浮海求夷亶二洲卒十八九十一年徙責鄴[illegible]
胸遣使之遼東求馬為人所得十一年遣使將[illegible]
齊亦定稱公孫淵為燕王斬其使執首於魏時[illegible]
六十歲自將攻新城為諸葛恪所敗十二年自找[illegible]

繇猗延熙元年吕壹作威福伏誅遣人告諸大將
四年伐魏無功太子登卒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
為魯王爰伯与和無異是儀數諫不听八年全公
主楊竺全寄譛太子及其母王夫人夫人憂死太
子亦自疑陸遜切諫權不悦遜甥顧譚諫徙交州
遜被責憤恚卒太子傅吴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
楊竺等怒殺之十三年廢和殺伯殺將軍朱據流
孫據正陳象杖尚書僕晃一百立子亮為太子冊
潘氏為皇后十五年後和為南陽王君長沙四月
卒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取漢中秋自立為漢中王
辛丑正月蜀中傳獻帝被害羣下共勸上尊號費詩
諫勿稱王不悦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

諸葛孔明八首

不憑灌華驅曹馬試出褒斜截郃雙屛念永安挑前
語横行河洛又縮江事执一失成敗胥裝街亭之戰
是也號亭敗後數恭六七年而
後辛勞無遺黃出不再入矣馬謖不遠節度一戰
而割平取魏右蔡涼州辛三秦將兆出君関中落

蕭何而孔明為漢收三河美魏地佐大成敗未可
知然孔明拠涼雍以臨天下豪傑雲合經營數年
非曹叡司馬懿之所能禦也馬謖一敗魏人懸創
因涼倉堅閉關隴使孔明又六七年不能離漢中
去斜谷及去斜谷營渭南已死矣或曰街亭負勝
能夲亭乎曰先主既殂孔明在蜀寂然無聞者六
七年此李數收詡之計也出次漢中而魏人佐以
夏侯楙鎮關中不以為意孔明一出而三郡響從
奏雖繼至曹真張郃方在擾擾之間一勝則破竹
矣其規畫布置已如韓信先定於胸中不幸不察
先主臨終之言用謖為督一敗而返事匕反覆終
始非謂孔明之過不可也大槩街亭一出易於後
來之四出後來四出推於街亭
之一出敗街亭則事可知矣

褒斜邸閣可一飯河渭安流灌九州天乎馬謖又遜
兩倍費心思作木牛漢中初出已為高帝韓信不良入之計無續於巴蜀之要矣敗
街亭而返寬閑晧之計倍遊於前始侍將變李平
督運不至知山之出破郭淮司馬懿殺張郃復自

龍驤虎視之勢矣事平以養兩營運不繼乃復空還乃始息民休士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邸閣三年出屯渭南大事已去而天不祚漢矣

蒼蒼石穴五百里炎熱寒凉一漢家絳灌蕭韓同故

道關張不共出褒斜先主孔明以蜀漢前代与高帝蕭何無異漢初得天下君臣

三韶一出敗道遂不可制先主与關張死法皆死孔明將應駕御數輩趙雲未幾亦死孔明未老天年字之不然以漢王蕭何張飛部署曹與絳灌分出斜谷大敗豈司馬懿張郃曹真之所能禦哉曹營謂漢中為天獄斜谷五百里為石穴

關羽不能當一面魏延何敢比淮陰流星只綫身俎落一木終能作鄧林祀田渭南時年五十四卒其不死不以無才為患矣

郭淮豈得為許歷曹叡敢言如亞夫祁山再見伐崇

旅鳳鳥不來嗟已夫

飛羽凋零又錫歸冢金餘息孔明知存亡兩字誅千古不用當年磔操丕之三[illegible]漢賊二[illegible]生以死報[illegible]逆治國者

民務農講武人事毛所[illegible]存亡不留於胸中孔明之[illegible]者也

輒死無傳直至今孔明[illegible]一正人心汲汲所石今猶憤何況當年感激[illegible]以道事孔明[illegible]之數傳[illegible]義國[illegible]

其時諸葛瑾[illegible]成仁智孔明之數[illegible]後刃所[illegible]餘怒[illegible]

面黑頭黃來以飴孔明伐賊妾[illegible]前後[illegible]八百

樹死後其棠四十圍

關羽 四首

巴山漢水本與劉諸葛才華備鄰留但得開疆何責

武北州歸信在南州玄德礼賢下士忍辱慾忿有加久女關羽指從久矣恃勇負氣之所不侮當孤危無援之時以天人視天下從封能忍一時因孫權善意以女嫁孫登通和申其盟好呂蒙並有謀諸葛當念曾無言不還而羽也孫權被絕玄德先取孫夫人用女為權子婦權遂背盟羽乃文可得荊州大荊州出於一罵天乎人也何尤

蒼羨杯幾載同不知玄德訪隆中呂蒙陸遜誠姦熙消為孫登作婦翁

北人更欲生關羽猶倚樂芳信士仁曹操雄心懷白馬董昭空自弄精神董昭教操露權表羽之書於羽活羽以為權害呂蒙並西上羽量術可全也疾解退園及蒙未至先还江陵與蒙至尋陽而討之矣羽有生路自以強梁而頂獲狗

者哉

羽血未乾蒙隕命蒙妻正哭妾分香天地有心誅漢賊但遲數月取襄陽羽以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取襄陽圍樊十月呂蒙進兵江陵曹操救樊十二月蒙襲羽斬之而蒙亦以是月死年正月操歸自樊卒於洛陽然則羽遲三月四月在江陵不動則事勢大異矣三人同時死而羽獨先豈非命哉

龐士元

放虎山林討巳非蛟龍雲雨意猶遲士元驥足思騰踏壺在劉琮不告時刘璋遣法正迎刘備善意也先主虽听張松法正之謀然准章言意未忍為不義孔明於時亦未聞有說士元不遠以逆取勸之先主西上盤桓犹豫犹三年士元与張法二人惟恐取璋不速日夜勸之而先主徙營不听上元之於仁義如此鳳雛之折得無过乎木

至成都先於流矢豈所謂趨利而蹶於炎炎之先主不取劉琮為失机士元欵速而歉於琮濟曹操不以告時勸先主疾取江陵優之則於禮義先害而其功倍於取蜀矣程子曰取璋不義取琮可矣先主自新野南奔時琮以弟奪兄以国予人却不知是時士元在何處

趙雲

子龍一身都是膽更有仁心并義肝士勸渠能和益士百[illegible]不動是人安

法正

崎嶇教虎韋方新喜怒平生便見真誰是孔明西道主敢將東客罪西人

張松法正導先主取劉璋先主孔明西行特二人為之主亦初得益州主客之勢方新尊卑之分未定故孝直乘時快恩怨而亂孔明亦未敢罪之從容數語輕重得

宜其者乃謂孔明以嚴治蜀而不
曉裁孝直之橫是未嘗觀史也

諸葛瞻

父自耕田毋自桑受天命興漢同亡百年魏晉烟雲
散千古隆中日月光

司馬宣王 五首

諸葛誕謀非是誕令狐愚計未為愚豺狼頸項何曾
抱千載猶悲誤託孤 誕愚共討司馬氏者或曰司馬師不念抱頸之托忍廢曹芳遂
不死當無是事一日閉城門殺曹爽兄諸王於鄴矣
無君也甚矣使曹芳一旦赫怒抑戈擊懿豈復念抱
頸待不為賈充成濟之急計哉師
廢芳將假髭皆父之教也復何道

熊羆寒巢不暫寧百年盜賊不曾停豺狼首領皆因

猶曾見長衣立漢庭曹氏自亡故司馬懿得盜之號
叛所以誅操之奸武帝沈淵所以殺
不誅之決無能道者故明帝不
懿之毒燕巢鵲巢皆見高堂隆傳
蔣琬費禕亦如虎孫權天險據江湖曹年石馬來何
城渭南畏諸葛如畏虎亮死
魏也畏平沙八陣圖其所留以遺後之人亦終足以
禁其窺伺終身擁兵南不敢窺孫權西不敢窺蜀
其所籍以為盜竊之資者惟斬公孫淵而已張掖
石馬七西晉七主之祥也諸葛亮死於青龍二年
別年石馬出張掖蓋亮不死司馬懿無能成之理也
倫殺淮南炎殺攸天將造化馬為牛古來逆種并姦
武帝本英主於齊王攸相友愛
息不問賢愚總是愁至不容斥死淮南王允為倫
將士所畏服討趙王倫垂允矣避近為伏亂所殺
天之於晉可見矣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此古人
所以必欲以義得天下而後敢居也故不死晉可
安允成功晉不亂而天不佑之蓋積不善之報當

然也洪範曰子孫其逢吉逢吉積善得天子孫事皆邂逅於吉也不然反是

家門營立事太新已畜傾巢覆穴人出爾到頭終反

爾寡孤何用必隨身司馬師死司馬昭不肯住武昌遺詔還屯洛水南後來東征西行必以郭太后及其主自隨皆懲除曹爽前轍之垢在城中為己所奉曹芳在曹爽手拔從拒戮言恐後有為己所為故也荀顗賈充皆自昭時用事

曹操七首

橫槊南來氣吐霓北歸裁得景升兒誰言孟德烏林日全似本初官渡時恐懼劉琮則以新集許下而救袁紹幽冀青并全盛之衆得益驕矜則以曹操數十万之衆而困於劉備周瑜數万之舟師使操用兵常如官渡時天下豈有謂行

處設

揚旌北向顧南州牧馬東行向北愁亂世姦雄遂自

嗟景升直與本初謀謀討呂布則恐袁紹亂其北馬騰韓遂擾其西遂討呂布則慮劉表張繡乘其後欲征劉備則恐袁紹襲許欲擊烏桓則恐劉備教劉表乘之使表紹劉表有孫策刘谘之畧操爲智豈能遂天下誰進一人不才苟我郭嘉荀攸見其肺腑使操行險僥倖而死所不成豈非倖哉

無限英雄睨許都到頭倖免豈天乎平生避近都經

念曾識筆中許育奴按謂曹袁許者五而皆不成表紹劉表無足云孫策以部署而死天也策不死則許危而袁紹未敗

濮陽火裹又潼關幾度綜平虎口間銅雀臺前開極

已驚魂猶繞白狼山人諸葛出師表曰曹操智計殊絕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神速遏於黎陽喪敗桓山谿
死壑鬨然後爲定一時爾

劉備孫權豈可忘南來舉趾遽揚揚劉琮脫用王威
計送死何須到武昌

遷鄴避羽豈男兒子冀私行更可悲四顧此且天獄
囊蚤如仲達鹵城時曹操一世之雄可在袁紹劉表之上以與劉備孫權諸葛亮周
瑜關羽相遇則勝負未可知矣

英姿蕭颯發淵刀除鄴無君事事高孟德文王能幾
許只爭譙退復矜豪荒外明決應變如流與得其所衛操之才一變至道矣惜其
李無道義之士訓導遂為奸雄之歸

荀彧四首

亂離掠得一枝棲得路爭知却是逆曹操若逢諸葛亮暮年當作漢征西

曹操作西園校尉又屯發粟時其所志慕未必不正如後來之云云也遭值世乱才長功大遂為奸人然其不殺劉備脂冒禰衡畏也不殺徐翕毛暉厚待陳宮毋子開羽亡去不追義也陳琳辱其兄張繡殺其子袁紹呂布諸將皆仇敵棄殺收用無所留難知人所言務本節儉思孔融而召之及殺其戚侮千有餘年而後殺之使文若始見即以道義輔之以文若之才畧足使操征伐四克而復日聞道德之言則以操之英決當知義重於利道德重於功名逆亂之心老死不發矣

河濟太山猶是漢匆匆把作賊閑中久知天下無劉氏不料人間有孔融

董卓亂後羣雄橫裂獻帝遠留長安在賊手如孤雛是時文若留許漢已亡故以高光事勸操及獻帝東歸天下依有推戴又勸曹操挾之此時文若非有存漢之心

然迁許之后政在曹氏豈堅不立文若欲不忘大義然始者交淺言深駟追不及欲遂從操而不乱文若揚挾正言於其間故依違去就立正邪之中十有余年一日董昭等議良心不戚卒尒而對狼狽以死君子不覌荀文若之顛沛安知諸葛孔明躬耕隴中不求聞達三顧而後委身之為貴哉

誰作留侯帷幄中殺賢可獨罪曹公拂衣慷慨無文

舉添得楊彪伴孔融曹操殺孔融荀文若皆可言不知哉楊彪下獄待文若彼髮纓從往救之文若喑嗚不能鳴僅与文若同屬蒲宅勿加拷掠而已若若文若不正言蒲宅不畏義操一日而殺楊彪文若豈有面目見君子哉幸出楊彪終殺文若文若愧負可知飲藥自殺良心未忘當也不得見文若可

河伐諸人無一賢劉城戰格與雲連雲長翼德如文

若玄德翱翔早十年關羽張飛勇而不智劉備失徐州亦羽飛二人不去守使二人

令□卯如文若在鄄城使備不失徐州操不失袞則帝未可知要之曹操初興隨得荀彧程昱棗祗董卓等皆智士玄德創業僅有羽張飛雲二一勇士及操已成天下无指手处治得孔明龐法諸公所以不同或日吕布袁下邳出於不併操倚下邳乘其未集也日使荀彧与吕布同处豈肯信而不虞操袁下邳方有袁紹之憂不能久也使文若孔明守下邳其却之有余矣

孫權

不信張昭未是奇賊來送死又何疑一生諂事欺孤

操操死猶臣不于丕任賢使去以保江東孫權之才恐於孫策之一言其策略德蒙當在曹劉之下赤壁之勝非賴周瑜魯肅孔明乔明操軍中疫作則操之來決非孫權所能辦劉備人才道德無權當時向使權用魯肅言与相掎角孫以揚越規青徐劉以荊益取雍豫同心協力東西俱進曹氏必不支矣二主分治豈非當時一快事乃所周瑜呂蒙專与玄德為仇畏憚曹操乞降

勸進稱臣稽顙若臣僕然關羽圍樊于禁等沒孫權等亦自東方北向臣曹操欲黠何以為計操死之後周瑜呂蒙雖死後有陸遜朱然董丕無足稱又畏劉備乃復稱臣乞命於丕劉備未死魚受魏兵不敢与絕及聞蜀使鄧芝之言始待吳蜀解洗而停事丕之禮良由本心不計正邪義利但以強為意因与劉氏而同仇遂有孤立畏人之勢始不知所擇故其終無所倚藉人才凋落四崖荏然遂以仲謀之雄狼俱弟泣以事曹丕可惜也

周瑜

烏林侁倖數帆風便傍吳船向蜀中劉葛關張無寸土肯容公瑾擅江東

魯肅

龍虎鵷鴻總可人當陽傾蓋便蘭金荊州尺寸都相

付始是當年子敬心刘表未死先主孔料共[illegible][illegible]忠之中已以剂益為襄中物非拿
之也事势然也孔明求救於孫權云將軍泳兴祿
州物規同心必破操与破則剂吳之势強兴兄之浣
夾非張木也小事势然也表死操敗玄德當有剁
州刂矣畬荊間表死言於孫權請往說刘備使採
長衮共治曹操是人心之所同也烏林之役周翁
大亍三万關羽与刘琦亦二三万孫刘相与協力
只六又以自故一勝之後便當使玄德主剂而周
鈐李蔆專劝不推不以剂州投玄德以欵由剂取
蜀述嫠袁陽是欵置玄德於光立雖之地當是待
坐澗豺為不遜而魯肅之心歎然於玄德矣玄德
還蜀信兼隱忍不援然使周諭不死終守其說引
以斯葛興張之智勇亦必有以逯之矣幸而瑜死
肅繼始勤權以剂州偕備此广敬之本心死曰居
若君臣之際其辟當無其意則实以果赤壁之勝
茱換荊州於玄德為負也玄德之風肅所素欽當
陽相見加以孔明傾盖成改聮驩東下遂勸孫權
一心拒操盖孔明与孫權言者一時之大畧也途
中与肅議諭當尤群悉肅之勸權亦聞孔明緒論

也肅於此時必曰玄懿君臣之才之美顛沛失所
誠為可借故為孫氏謀臣而適心別葛終始不忘
觀其与孔明定交曰戊了瑜交也言死統於玄德
曰士元非百里才玄德取蜀孫權怒其背已來爭
荊州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及逐之肅
孫氏人也不推不与羽絶且勸權以曹操尚在宜
且撫輯羽与之同俛不可失也權惑吕蒙之言深
忌羽以書問肅七以不足忠吞之不足忘者護之
也由此觀之魯肅之心受玄德君臣而敬其行哉
也久矣羽恨孫權不誘海加无礼而肅常既之豈
非受雲長之才抱公瑩之負政然乎不于于敬死
吕家繼之遂為曹氏畱羽七死而玄德忠失荊州
漢之大勢去而曹氏之計成然則肅死數年不丸
則羽不亡非獨刘氏之福曹氏成否未可知也哉
曰操走留徐晃曹仁守江陵周瑜程普攻之識余
乃下叶宰取夷陵曹仁遣兵圍之瑜破之得鮮取
荊州者孫氏存也曰此周瑜之不遊也亦發之役
苟以荊洲授玄德曹仁徐晃玄德孔明辨之有餘
矣豈獨周瑜為能乎玄德依然君臣寄寓如刘表
亢月也新野時及刘埼死權始以倫為荊州牧此

逼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也周瑜變火爲之謀之心直欲置玄德於死地而後已也曰關羽不死豈孫氏之利乎曰玄德關羽袁人也孫氏不殺所以害之則[illegible]兄之国尔何不利之有周瑜寄書孫昆之云以小人之腹量君子之心也此事前輩皆未之考

呂蒙

萬無成痛古今白衣搖櫓穿何深呂蒙公瑾俱無祿漢家猶関造化心呂蒙周瑜皆漢賊也周瑜狀年而死呂蒙襲殺関羽未及受賞年才四十而亡豈非孔明先主之義猶簡在帝心乎

棗祗

千里無烟巳十年一朝許洛翠秋田乾坤漂止肯容曹操聊爲蒼生解倒懸曹操所以成者由毛玠勸脩耕殖棗祗首建屯田州郡皆置田

官荀彧鍾繇主衛覬之議賣鹽買牛給流民歸民

以裴翔中劉殺張城立邑屯田與殷招懷蘇乾持

以關梢何夔止綿絹之征以安汝南諸郡

後破袁氏斬郭援高幹以杜畿爲河東太守梁習

爲并州刺史皆以安集農民桑爲先是以流民復業

而師行在在有糧故能集也但智力奸偽終不得

天故運籌不長耳袁紹由登

雖務急戰爲得而不敗也

賈詡

朝奔堯後一孤兒西向成群共肆欺賈詡未投曹操日自爲漢賊已多時荀程郭賈皆知有操而不知有漢然賈之爲漢賊久矣事在初平

三件

曹丕 四首

兵貴車十載甲兵平此頭上一毛輕孔明才略何堪

第十倍曹丕是愚英

像黜一節足亡身衰經三年笑殺人不逐流亭天子

便能舟何用到江濱

黃初元年正月操死丕即位二日黜曹植為安鄉侯殺丁儀丁廙六月南巡大饗軍民設伎樂百戲下詔十月受禪納山陽公二女十二月如洛營宮室徙冀州士卒家于河南二千郭貴嬪有寵殺甄夫人七月築凌雲臺十月遣使求大貝明珠翠象玳瑁孔雀翡翠斗鴨長鳴雞於吳吳為孫權所笑三年立郭貴嬪為后以兵伐吳無功五年六年連伐吳無功恐舟几發七年殺鮑勛疾曹洪而今方劉備伐吳時去以州辨之言蒙吳可以大獲乃信其偽降乞其死用之物以說婦人及備既敗荊陽既困始與細器江凡頂風濤曹操脉大之羨為不靈矣

鵲構孤棲偶似詩雖栖庭樹已當時公車坐使諸侯

急却是姦人篡奪資

丕植皆操大也魏後於晉由宗室無維宗室禁錮本曹植先識

操以植故重諸侯科禁況至不仁撫有怨於植所親之亡植罪為大

春華建安曹子建秋實西京張釋之父軍邢顒奴七子黃初便作萬年期邢顒君子也而植惡之錫修丁儀小人也而植愛之況以無識恭父復以不弟失兄始知浮薄之人同遊及其將終如孤豚家國未幾亦遷徙入代詞人皆忽用其心者也

費禕 二首

渭南營裏夜眠遲漢壽屯中醉裏棊亡蜀似緣才太給不關越次用陳祇諸葛亮以伊呂之才夙興夜寐費禕自知不及乃不麻懈狎盜錫以殺其身矜故也越次用陳祇使与黃浩為姦以亡其國蓋惑於祇之多藝謂与已同而不知禍遂

木牛流汗上青天漢火明知不可然誰識連年資敵

我正虞天留孔明年（褒斜谷將兇武諸姜維志[illegible]之宝也）

（斟州設喪之後苟得平原費野無根蓮之勞不可禦矣）

姜維二首

國小民勞事已非城佔不斬愈危機如屯已可摘鍾

今艾無翎獨鮮飛

無德那堪力不任重關如掌冠戎深幽明不係泉鍾

會猶有區區一片心（考維始終並殺鍾会無血維謀殺會時密与帝書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北地王諶

何物譙周口似簧幾年漢帝手牽羊紛紛蜀土祠諸

葛香火曾分北地王

鄧艾 二首

劉葛元非百世儲緣崖攀木作猿猴誰崇艾會誰芳

臭死國沉身各二頭 蜀有亡之道而垂鄧叔蜀皆不何哉鍾会深入已過漢中姜維列營守險会不能克粮尽欲退而鄧艾以死力鑿山開道緣崖攀木忍飢寒歷艱苦道路危殆以袁成都劉禪亡而鄧氏亦繼之矣此日之亡[illegible]注之說叱蜀諸葛亮之目而司馬昭魏賊也而艾剸力為二取蜀非理矣

賊吳不解誅寧詬拜假何須便不咨受任兩無曹爽

馬檻車破了欲何之 成都之降不肯承制假拜而後安鍾会豈君子遑指所艾享功司馬昭遣肯以爾授入艾之在蜀下臣也心不過有功而驕不伏為司馬昭之於鍾会之下檻車[illegible]

洛不肵將士追取則会[illegible]兆艾至洛瀏[illegible]事已破則推肯文而已[illegible]晉勇士也卒於狼狽矣借以兆出取合兵洗不預定於胷中故也

鍾會 二首

身在成都已逝津要時邪一言過函秦子房者勇哉如此不悟誅秦威項人

諸葛風流尚未休山川[illegible]鍾須至今青史寃冥

蜀莫把知人責夏侯[illegible]足為兵[illegible]之[illegible]已夏侯霸之言未必然也是不过生

中山王衮

老卒無多儘守藩更無毫髮罪堪言東堂斫手平生足王井蟾蜍制任吐吞

明帝 四首

椰谷川西示討曹摩波井底見芳髦藩垣屏翰無方

又作用凌霄百丈高

淵雅首二句言新殺芳昭殷髦天道聚應之運三河言失人心末句言明帝為千門万户之役

大和空國逐浮虛曾為蒼生一掃除曆數未容姦宄

得收曹卷馬二中書

清談起正始亦以明帝不壽明帝有壽則無曹爽之擅無爽之慣則无司馬懿之奪而諸葛誕鄉儉夏侯玄輩亦除斥不復起惟魏不得天使明帝方盛而亡刘放孫資擅命曹爽何晏並起而司馬懿父子因之得計蓋其所以得者非也

咸通昏主如桀紂青龍英君斷不如關雎螽斯渾未

琅鵲巢那得不鳩居

好色之君无子夫婦道亂无了無子之国奸盜乘之古今之證

也明帝父子世無家法暁絶骨肉洽貴立異論淺
之位卑於下陳姿媵之上階後庭數千內政荒亂淺
以無子而成司馬氏之篡幼女淑之汜忿情也乱
如曹懿宗一出曹操痛蒼舒之死欲字廟京广文
主荇啓之二以元男殳文故削其殺以至於下可
熹懿宗兼不道然司馬公主已長適人明帝以喪
父母之礼施之末葉月之
幼女是又懿宗之不知矣

高堂光禄心劉向未托孤前亦已知帝奈九能規太

大不堪浅薄武皇基
明帝魏英巳魏不長雨明帝不
孝明帝不寿宗室荒亡曹氏本
元長世之道明帝又為千門乃戶之役以束其亡
明帝不死當念東訓之蹶午高堂隆諂死之言土
木之役行將自上骨肉其時無乎可望鬼蹇夷特
援曹宇大將軍以曹爽曹肇輔政可見也高堂隆
於魏群臣中最為忠賢若其本末与刘向如一
人也事見青龍三年四年景初元年凡七節

楊脩

麓中是絹不能知妄把聰明染色絲五等人倫皆掃地多文好學欲何為

楊氏卅世二公爵寵玄孫謂楊彪為諸父楊彪孔融孫不貸操而諸從之曹植學尊厂業與譽語于新逞而濟禁之勸操立勿致植奪筋乱人父子兄弟之間如君加以曹操篡而容之其能免於丁儀之誅乎

高堂隆

負土衣冠亂蒲圍不知黃德是軒轅土山白盡忠臣髮何似初來莫妄言

高堂生曾孫也魏督士而以黃老教時間并上木之役方與又數於高堂生上德謝費之說甚淺大自高堂長安鄙虞纂驪承露盤於洛陽諸銅人列司馬門前能鄙鳳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負土樹草木捕禽獸其中乃復上書切諫至死猶念亡張忠則忠矣毋乃濕其源而塞其流乎曹操開其亂與於帝寶舜其父萬為定背遣書其身未知其姓而高

實表列之五帝吳蜀如天下之半曹氏大[illegible]民而曷嘗生還以帝王曆數與之皆不予之意也

曹爽二首

眼中鳶鳳悲對泣一日翩翩忽滿朝死近天教為呂祿羣深地不着良霄

四聰八達竟宜時仲達含香拜王墀二鬼不來。營谷長悲寡婦與孤兒明帝注日司馬懿東奔西走之不明假崔命不為劉放孫資所易晉書字以爽良矣宗室為大將軍必能守明帝之政懿乘奸未必遷矣爽一得位何晏必等弹射而起之以兄八規天下相選為惡任懿太付而奪之權懿術含怒不發盤桓仁八年及迁郗太后永寧宮懿並頭失不亂争又復二年而後誅之然則爽於受崔命後悔何能為善仲達父子豈還有不軌之心哉管輅謂鄧颺為鬼躁何晏為鬼幽愚謂清談之士如竹林諸矣及王戎畢卓王澄山簡謝鯤王衍謝

亍設赤韋皆然惟射　安
志猶足以帥其氣耳

何晏

羅襦希于木同在放把玄談亂濁清粉面青蠅蹇不去到頭白黑自分明晏年四歲隨母尹氏為曹操所得母為操生女既長以晏長所羅尚書射馬都亂為此以此一事及正始間所為現之盡所道之所不容者范寧謂其罪浮於桀紂而近世以其所辯論評行天下是未嘗讀書也

桓範

和血濺骸赤洛陽綺疏應共桃紅粧乾坤無地容何顏而必舁尸赴許昌曹爽兄弟一時皆棄市矣其以兵與其赴許昌終不免耳桓範為爽計貴守其非有死生之志蒙竊擅閉城門為先吾意得請衆興為得兼而無所從朝服不與帝倒詣

必不化矣蒙殺範令範出奔爽致爽挾天子以自活則是徒為爽謀非有從君之心觀範爽出遊与司馬懿蔣濟王凌子貴之言範黨於爽久矣与之俱死不亦宜乎

夏侯玄 二首

一日天誅正始餘百年曹馬兩丘墟景王似見銅駝棘冤極根源殺太初 正始諸公夏侯太初為彼善於此然為老莊之李而皆急於声利排擯內虆則同也太初爽姑子与爽皆非將才乃相与伐蜀以求功名何晏等如鬼蜮太初与為黨友晏等色於朝露太初不知也爽誅太初以爽故不得在勢位君常怏怏凡此皆非老莊之道趣既以浮虛敗俗復以急利覆宗

十家血染市朝紅更漲餘波及李豐老子莊生真毒手子元子上即而翁 十家謂曹爽何晏鄧颺畢軌李勝丁謐桓範夏侯玄毋丘儉諸

葛誕後誕皆以乎玄善故起兵而敗

毋丘儉

十萬強兵無一人義師翻得叛臣名奇功一夜歸人手空使文鴦待到明

當時司馬氏之徒知雲而淮南之數皆率尔而起無一良士文欽昆司馬師如虎倉卒遇之莫知所為而以梟果見發於曹爽毋丘儉向我子鴦年少勇冠三軍夜斫司馬師營卒軍驚擾師病目突出忍痛齧被旬日而死是夜欽不与鴦失期二隊並進師非背則獲不止於關東之明矣爾敗與異軍氣沮欽軍氣倍還与儉合以鴦居前胡遵諸葛誕如破竹耳青雲良會一夕失之蓋毋丘諸葛皆夏侯玄黨支大言輕卒大事不擇人而以盡声奥実敗以司馬氏之沉鷙傳士襲之智勇而鼓渾盡輕躁之徒以從之驅羣羊以逐虎狼也

諸葛誕

義旗照日狀淮流不為曹孤為夏侯墜下諸君痛心

泚海中五百又楊州毋丘儉諸葛誕能一意為魏死討賊臣不為与夏侯玄友善有畏渴之心到盆死而光矣清談起漢末至正始轉為清虛然夏侯玄嵇康諸葛誕尤有孔文孝之余風故與死毫下數百人比手就戮死降者至晉初始一於浮虛無復嫉邪輕死之風矣

夏侯令女

諸公競起臧蟊彝倫特立當年一女身盡付輕塵棲弱

草便從正始斷無人輕塵栖弱草此何畏鄧陽諸人緒論也正始中曹爽家為老莊端數夏侯令女為曹爽家婺立乃仮不可轉畏此天命之性也魏晉不長政由於此何者五帝之統嘗在天下不可滅也不然人類滅矣

嵇康

銅駝荊棘夜深深尚想清談撼竹林南渡百年無雅樂當年猶惜廣陵音渡江二初尤樂宗廟惟有登歌而無二舞至宋文帝元嘉末脩郊始設登歌

嵇紹

佞舌如簧亂孝思竹林人物固倡披御衣𤈦𤈦嵇生血不侶王生淚着枝洵惟此以嵇紹之忠未及王裒之孝

王裒

正始頹波萬丈深卧冰泣竹盡漂沉尚餘淚染無枝樹撐挂乾坤直到今王祥為魏三公視其君如作髦国如傳舍以馮道孟宗為是非

詩熟當孫琳寧亮時孟宗為告太廟

阮籍二首

中道難行古已然東邊扶起又西邊一般等是堀人國莫道三君與七賢劉伶阮籍嵇康遺落激漢末清議之禍而反之然與去水入火

截髮哀號華婦前晉家無地亦無天當時死籍丘中阿異骨擲向黃河尚帶羶清談滅棄禮法起於何晏夏侯玄成於嵇阮故賈氏弒楊太后李朝安之

范粲

半生脚不踏晉土有蟲還須飛上天好遺竹林諸放

達談莊說老駕車前波流風靡之中如范粲者眞砥柱也

司馬孚

心地終輸范粲安魚熊熊得古今難永嘉陵墓溫明器得以安平素木榜天命之性不識支司馬氏有孚武氏之有攸緒也攸緒不可及矣司馬孚武平一次之貫復又次之朱金是乙次之皆易所謂中行獨復者也賜器事見本始八年

何曾 二首

君親忠孝豈殊途甲有方能罪乙無座上研研眞阮籍不知聯席是公閭司馬昭方毛君安能罪死籍之無親乎司隸校尉不問賈充独恰座中面質阮籍斯亦不知類也

家國兒孫付五胡恭身恨不及齊奴君王但說平生

宰政為諸公昧遠畫司馬公曰何曾譏武帝創業娛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而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曾日食萬錢子劭日食二萬孫綏机美汰後尤甚綏為東海王越所殺及永嘉末何氏無遺種矣

王祥 二首

王宮裏望安舒何曾慈親念鯉魚體認卧冰真意思忍看成濟犯鑾輿王祥孝子也為魏司隸又為大尉居三公之位而於司馬昭之弒哉若不見不聞者使閔曾二子當祥之時豈肯居祥之位不幸居祥之位豈忍卻陵高貴之弒弒恬然晏然無所去就於魏弒篡奪無所不安魏太尉晉太保無所不可與馮道如一人也蓋昏賢美而不知孝行於家庭有餘以處大事立大節則不上斷矣此孟公綽所以止於趙魏老而古人用人則

柔文武之各有其所也

倒載山公即巨源清談安石幻輿孫晉家禍亂深如海半出咸熙太尉門王謝二家以清談与晉終始謝氏出於魏王氏誰為之兆乎思致清遠四字皆晉人膏肓之疾也王祥為魏晉三公於國家大事大論皆無所問而有理致清遠之稱豈平居道堯舜而談夷惠乎未有道堯舜之言而安於篡弒之禍者王戎王衍王澄居高位負享祿禍亂危亡畧不經心惟終身為清遠之言豈非以太保正始之際為師乎或曰不有司馬昭何如曰比焉道受鄭衆拜之類也年皆從之徒以与之抗礼固好人之所樂也太始四年祥卒換孫戎廣曰太保當正始之際不在能言之列及間与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晉武帝　三首

杳杳羊車轉掖庭夕陽尋上北風腥紛紛羔羯趨河

潛為見深宮竹葉青白勅符東門而出不非有天下之志彼寧万人華林金谷有以動其歎羨之心耳

斥出維垣令太師盡留群小鳳凰池爭知背裏韋諸

于元是屠家揣肉兒知惠帝昏愚而終不勇首一為荀易所盤二溺而揚后一愛之以皇孫遹之慧也齊王攸忠矣女愛又旬老帝老后竊終之託用是擯逐屏絕以至於死然身後之事皆出於不料適果賢猶未知其所極況後來之乖繆乎

宮中擲戟又飛刀謝玫兢兢命若毛豈是君王輕社

稷天教熾檠謝芳髦太子昏愚身後之事无一人可伏又加以賈氏之兇悍此不又聖主而後以為得矣皇孫遹可喜然賈氏舅姑徙在殺人擲戟無所雇一日得位適其不為如意謝玫其不為人魚乎豈天教假手南風為梟報仇而奪其神明乎

楊太后

醜短妍長熟用心國家持換郭槐金賈后一門姊妹同傾晉餓死猶輕罪更深

惠帝昏愚得不廢賈庶人得為太子妃有罪又得不廢皆楊太后姊妹功也賈氏之報當何如哉然賈庶人得位一朝而滅楊氏幽辱其姑而弑之論曰主持保護之恩死有也与害王皇后武才人事相類尤足以為毋后徇私背公者之戒

楊珧

登山千載又關雎幾世天家共玉輿不友鳳凰池上客全宗安用石函書

覌楊兆上表与初奮語楊駿之言是使為帝王者無她而後可也古姓劉姜迎世陰馬未嘗有完門者不亰其所以滅而徒以与天家婚為惧亦不思矣楊兆兄弟以寵貴驕人乘武帝荒湎挾勢用事交通請謁裂爪勛熱僭又利太子之愚惡齊王攸之英与前俾

濟共構攸而逐之武帝臨終迷乱楊氏決抱世子
私樹心腹斥逐大臣遂專晋權内外交目斥罷
後來無異乃恃石爲藏表冀以免禍是灌薪
積薪揚風縱燎而恃蹄涔之水以為安也

司馬攸

咫尺含章路不通桃符渾不記臨終青州政似恒三
代何用依依統昜中

齊王攸懿親賢佐武帝父愛未衰而終不容至統昜問之亦天不祚晋也使攸能知變節督青州之命拜而受之韜光潛德以為他日撥乱之謀夫豈不可然而晋室无是福也要之攸亦至矣而有礼然爲賈充所不容遂憤惋以死死亦非負荷重任有重耳之才者其先国家而死亦未為不幸矣

羊祜 三首

群心争歎朝公閒愁殺凌雲醉老奴緩帶輕裘信瀟

洒負知晉篡已知吳太子昏愚賈妃兇悍帝心盡惑朝野成知豈以羊祜張華杜預而不聞乎衛瓘托御床時內外已切齒賈氏而并叔子諸公謀吳而已矣祜不附中朝權貴嫉其邪也邪在君則豈憂国愛君者之所能已乎道孝不明士不知大孝之道晉武欲行喪礼叔子不能谏孔義以明其决乃與傅玄私議玄不從而遂小君心內惑小人在側而亦不知蓋不知孝則皆忘本而御末若羊叔子之類是也

只鯉何曾到賈充太阿曾擬血王戎決痕不到沉碑

上似為芭苴走路中祜預同謀伐吳祜在襄陽不尚中朝權貴為馮紞荀勗所潜諸不失其职也拙預繼之数餉遺洛中貴要恐其不為害者詭遇之獲也由君子之道則雖不成平吳之功寧為祜而不為預矣

蜀蒙江上樽猶羞曹操徐州血尚留千古渭濱并熙

首決痕不遂谷陵收 諸葛亮渭南羊祜峴首皆瘁心孚王者之師人才冠古今道未嘗不可行也

杜預二首

晉武良心獨未亡娼家瀆禮自多妨洛中冠蓋無多日元凱春秋亦短長 晉武欲行長仁良心也鄧立之初蔚然賢主善政嘉言可稱者加以青麻代牛綱以轎前朝奢侈之路立太子不故令太子拜師傅等事皆漢以來絕無而僅有者既為賈充荀勖輩所蠱惑鄭默以請罪皇甫謐而免其官其其心術正也為其臣者當其散行喪禮之時遂其良心導之以古訓擴其心而充之事事以喪禮為準則成康可及堯舜亦可為矣運之祚詎可量哉裴秀傅玄荀勖無識杜預春秋之亦為邪說以沮之使其良心不繼荒怠日生既終皇太后喪而声色實遊之事作始終如一人蓋礼象者久長深而遠之具晉室得非其道亂亡不久故有矣

君而不生良佐始雖暫治終於大乱此則創業垂統者之所當戒也

菴頭兩度葬鈎陳黃色頻年副孟春長曆春秋兩啇

閣東南填淤正肥民

衛瓘二首

此座傾危不信人此身便合去朝廷凌雲莫道非真

醉直到身亡更未醒此座可惜之言不得行則當乞保首領之計矣楊駿獨侍疾[illegible]中乘帝迷乱改易近制私樹心腹熟舊踈斥[illegible]受寵命當此特奉身而退猶可全也惠帝既立[illegible]庚人得勢挾楊駿弑太后无辜昔日之怵然去[illegible]及乎不能正主匡朝復不知保身全節高蹈而受誅夷徒見冒貴之潦人耳

佰榜枝柯幸少踈洛陽宮殿已為墟休論帯晦師田

續忍讀金墉譜顏書 彝習以取卿父爲世頌所笑久以其術被弱對侍詔彼非州過

制夷狄之道於晉曷向補焉此坐可惜豈如下也之尤可憂不治內而治外不慮本而慮末致使將客非然類東宮易人社稷之憂方深幸揚太后之寄有心者以為人類將盡而晉室三公厚頗居位楊駿既誅羣公受賈氏風旨廢太后所謂群公者非太保瓘并乎就不与名亦難免於春秋之誅矣

張華 四首

孫皓泥頭入洛陽後庭奪目萬紅粧銅駝北去還西徙不怨荀馮怨杜張

吳可取也然張華杜預之計徒以驕其君以益其疾耳故吳虽當亡而晉之道不若山濤之言為太子昏愚賈充荀勗馮紞羊琇盡惑左右楊駿楊珧兄弟濁亂綱廷相與濟司馬攸而殺之此之不慮而誇取吳以為功不亦愚乎吳平武帝遂驕矜故逸沉溺後宮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合為万人神鑒日昏廢政日廢社稷之憂日深聞言而不暇所有念而不

假續也世傳張華非無耳無目者曾无片言以諫其君豈以內作色荒酣歌恒舞之不足以亡乎固將以孫縉宮女德色於其君矣

應是諸公愛阮咸所天亦把付清談張林若責金墉后當日張華死更甘清談已末三綱久喪故張林詰張華但責其不死太子而不責其不死太后真西山曰世之論華者皆曰成乾之諫不從而不去此其所以及禍也愚謂不然方渴太后之廢也三綱五典於焉斁也惟當諫矣而不見從於是時也引身而去乃全進退之節準方安然進若相血坐視楊后見弑而不能救逆天背理之甚于此孔子稱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姑猶可哉太子其不可廢乎故曰華之當去在楊太后見廢之時不在愍懷見廢之日矣

孟觀孫秀尚同寅足了優游卒歲身牛斗豫章才尺五中台何事不關人孟觀賈后之黨相與賊楊氏廢太后者未幾華薦觀討齊万年

謂其有文武材則是用之皆足賢矣雖於貫何益

失數又与孟見造疏孫秀宜仇怨然方深交晉氏

此輩所以有優游卒

戕之計而無所供狀

瀰耳羊車若不知聾人何堪覆危機中台星拆渾閼

爭哭殺麾頭彗紫微

裴頠

患帝君臣一樣愚九能翁仲淚如珠眼前長亂渾如

開崇有何當却破無

當時亂形亡理可習有矣裴逸

民崇有以破無亦若刘於華數

楓不見太山轉聽不開雷霆何哉衣服在躬而不

知其名為開夫見富貴而不見死亡是所謂開者

也其難

免乎

山濤

君王祖述竹林風竹葉紛紛插滿宮禍亂古今惟晉酷是非憂樂一山公

東西晉二武沉湎酒色嵇阮竹林之風而效之者晉朝公卿靡山濤頗念天下事若稽只以為外懼与州郡武備不宜去後庭游宴三楊用事數有規諷是也然此事皆竹林之所遺落者樂於竹林而憂於國則裴頠之論是矣

江統

卞莊已覘關於虎羌論方規逐五胡莫把亂華罪責段鮮卑臣節過猗盧

江統所言侍御史郭欽言於武帝之世矣不能行特劉淵在并州已殺齊万年氐破而匈奴郝受元与馬耶北馬蘭羌盧水胡反叛洛陽氐楊茂搜擾仇池行統言則一呼而起矣老莊齊浙之俗已成晉人之烟已熾諸王之相螯已有形就如統能我晉室能不乱哉以慕容廆拓拔氏段氏之夷狄之人皆晉人也符氏姚氏劉淵慕容

以收其心皆吾之蕭曹韓彭也有道則守在四夷
不道則一卒足以亡秦何必五胡能扣晉關哉

周處

長蛇已就戡不知賈郭更難堪東吳陸吉卿先
輩方等遠應有第三　周處以御史中丞處惠帝元康
間号為彈劾不避然當時上下
之患大於司馬昭者多矣今可見者但嘗彈昭至
賈郭之徒初未聞也六陌之死美矣未若正色
謂定辭之凝片幹之為快也陸
書評薛綜爭見武帝太康三年

張翰

晉家事勢若崩河忘却吳松好月波莫把季鷹誇第一
陸思鱸羹鶴不曾多　元康之末永寧永康之間任府
歌舞之中兄故而羅賊身赤族
之罰若非一人一家矣晉祿無可食之道司馬問
又非可与共濟之人雇榮張翰遲留不去欲何伺

予謂迫而後拂衣矣於陸機則
可方之帛忠董養為已晚矣

陸機 二首

千里蓴羹七里尸兩般滋味豈難知建春不幸成繻
葛割盡流蘇定此評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同伐京師也顒將張方穎將陸機
方逆矣然以機之心與其所以治軍下者觀之
前不敗建春門則機小張方亦近身一敗万事虎
裂矣之謂欲張方逼帝遷長安軍人京
後宮割流蘇帳為馬韉帝遷見永興元年

須信雕蟲不用工至今天地不相容君看奕葉東吳
陸博作詞章便覆宗

文人如長卿李斯司馬相如揚
雄班固蔡邕曹丕曹植阮籍嵇
康陸機陸雲謝靈運范曄孔融先王勃宋之問駱
賓王李嶠張說李賀杜牧柳宗元劉禹錫元稹杜
元輿蘇舜欽馬存曾鞏與近世蘇氏之徒皆深
浅薄浮華誕妄且復矜其功鬱悠傲睨人物荒淫不

道往往為之禍亂死亡不知悟也況身之入[illegible]術[illegible]
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為人
之下幸使讀書而不知道
豈為天下者所宜尊尚哉

顧榮

石勒王彌尚未昌東南先有顧丹陽顧榮持易淳千
首未必江東只許長

雀榮譬七乱世不能肥遯款假陳敏以行其志使敏自有刘淵

石勒之才榮必委身与終始否則侯敵敗中国乱而自為敵耳迨敵日削朝廷未乱始与其卓共蜀敏以免禍使懷帝當有攻刑雀榮周玘其卓其治哉王導経始江東不華西臺鎔習雀榮得免於西朝而後得伸於江東榮適誅無足言而江東之不競亦自王導初政始矣

劉弘

三綱正自誅辛冉二盜清由識士行江左百年半天

下曾知開闢是新城張昌亂荊陳敏盜揚非劉弘信義威德行於南服誅辛冉以正上心援陶侃以澄戢勢則荊揚幷為盜區衆卯王何自入張昌之平皆侃之功顧榮周玘斬陳敏亦以上流之清亂葦之逼也使皆如王澄山簡之在荊州則當時之亂豈但此方而已

王導四首

不聽君王到壽春肯容鞠允起咸秦茂弘周顗渾無

晉何但琅琊不是親王導知琅邪有自立之志承眞晉室而從之懷愍之禍洪謝不敢然琅琊王於東朝社稷無可繼之理於懷愍君臣之分不可逃也懷帝所危不救已為逆矣揚州郭曾周發數表請徙壽春怨而收之此何心哉慈帝求濟師時刘不兵強衛介於刘琨衛盡忍以之聞中原如李矩郭默皆或與戰或擢兵京州宗氏違褒慕容氏皆不存本朝引領興復使江東出以十万之衆付祖逖陶侃周訪輩鳴鼓而北者府幾王保使出兵移檄四方刻期会合不日而成寸夫

旅湯狼瑯不肯進兵路人知其心也當時為之險茲者得無間此懷乎終之南陽自詣琅邪名羕不正受制強臣悒悒以死若王導倚謂其忠於很之則可謂其不得罪於天則吾未之信也蓋茂弘之彼坦袁青素才識志氣實參輔弼以為大于方伯支可使宅百揆非其任美考其不長處焉於孔光馬道耳匡彝溫嶠皆以夷吾目之使晉夷吾處衣然建興之際居數千里之地其終無一匡天下之志乎

薛中送首悲劉徹食裏迷昏弔馬流江左當年何所侍鄴中白鴈合封侯茂弘自過江執政三十年支吾補奏以苟歲月未嘗見其深思特牽某將某相將為大謀遠慮者東頭卞壺然遠之言不用祖逖之才不識大言兄實便辭巧佞之徒不覓愛之羊鑒失牽貪於使周莛討周讀而謂鑒亦遊之流也司馬流敗慈湖遂使蘇峻陂轄急雜用人良為可笑刘亂未論其他苟皆消則不可使美歷陽大守表姚以石虎游騎十餘震動東南

當時藩鎮之任如賊者多矣臨終奉何克以可人然晋方襄漢以克為何任社稷亦過實之言使石虎不自貫盈鄭無向為之變席卷而南豈何克京氷所能辨自負江東佐命之安受成帝紳傳之礼謀與祖景造睽任王導固非苟私然於宰輔之之戰為來矣石虎謀平為江南時何充為揚州刺史錄書省事史稱其正色立朝強力有器可以社稷已任一事以功名自勉不私親舊又言其兆北東信任非人崇脩佛黨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然則其少悔吝者在位不又耳可焉流涉存成

成和三年劉亂事任四年自寫事任成東八年

萬里涼州道李雄幾重遼海到江東天其墮更棄金去端有何顏見北風

江東名義不正因顛棄不去立王敦蘇峻祖約自内叛之張氏慕容氏下知江東沛腸事像儿航海万里恭良以受西朝爵命有不能忘者豈以江東之德以致之哉悲山欽張溥到建東情茂弘以晋室公受其謁得無内愧於心乎蘇峻之亂宮闕灰

温嶠欲迁都豫章三吳豪傑謀都會稽王茂弘以從者蓋恐之心徙存故也迁豫章則示無能為三吳則去北方愈遠而太息中原之此茂弘深意不以告人者也

淚亡胡塵撲面飛對人舉扇障元規九京羞見青衣

歡及劉翔未到時茂弘發死一年必為慕容使者劉翔所予所請必從猶足以斷其口少或遲回取訊慕容當年何充冰庾無異劉翔事在咸康五年

謝安十首

地陥天傾不廢碁謝安阮籍好同時江東殘局危亡

勢以太元初尚可為魏晉風俗以擇蕭爽碁寓遺落世事之意宰相不廢碁非小過也孝武亦中主天下事尚可為推安石負盛名而以宴游導君此中原所以絕望晉室所以遂衰而不復起也清談之移至謝安遂不可救中原之望至謝安遂絕晉室謝安遂淪胥以亡讀史不可不

知也

軍中如意揮諸將依約東山嘯詠兄不遣君王湛酒色市朝猶是肆王甥

謝万身為元戎笑詠自高忽蔑諸將以致頹敗父兄之教也王国宝構亂朝廷盖乘孝武与琅邪王道子嗜酒押邪而入挾安石能清其君心去其左右讒諂国定既構亂尸之市朝可也不能則正言以去亦可也遊談之俗付之悠悠亂朝敗国卒成大禍迹其制致有自來矣

臨安榛鶴共清吟猶作投梭叩齒音商歎禹文無辨別治城數語是何心

安石東山即幻輿之白堊苦裝不癈琴瑟盖其其家風久矣治城之工論王義之之言以商歎拒之歎滅亡益矣夏禹文王亦為滞於事物而不達乎波流邪遁之言也定於其心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北安石相業所以終愧於古人歟

符氏無良妄自尊鮮卑羌豎正鯨吞到頭盡消磨
晉莫道桓冲果失言淮淝之事方今只爭所戎之上猶有可言謝石謝玕謂之不經桓冲年可也謝玄破秦之後長傳兵劉而以為弘教任重之才亦未然使符堅不以驕矜多欲失蒸坚非衰之心付矣二人分道而來持重而進桓冲之憂豈為過乱用兵者恃我無可敗之道不計夫敵之堅晚今以將声妓之管相溺浮醬酒色之君与氏羌鮮卑群雄為敵国桓冲之憂豈為過哉
安石淵源不共朝共燕俎豆不逍遥無邊赤子皆延
頸穆口胡盧獨李遼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北伐兵與羅遣太李生徒李愍遂為太
元十七年李遼上表請脩兖州孔子廟仍立庠序不省
封胡羯末皎琳琅歲久渾無憶洛陽江左家居照江
水謝安元為宋齊梁安石欲作新宮王彪之固執不從猶有志存興復之士彪之死

遂作之則見其遂安於江左而無復中原之念蓋於其身而不為後來之慮矣孝武信重浮屠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安石執政之八年也其後窮奢極費姘姆僧尼交通請謁賄賂公行官爵盡雜刑獄謬亂無所不至矣

何國嚴刑禁老莊有人拔劍斬當郎氏羌本自無天運為有人心得暫往孝武寧康二年秦禁老莊之學犯者棄市後秦古成詵斬當高事見前捻衆注中洵惟此豈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兩晉以談老莊而亡國胡秦欲禁老莊於不行豈所謂天下無道道在四夷哉

宣元社稷等沉淪不了昌明道子身奪得析符二賊手付與趙牙張貴人趙牙事見太元二十年張貴人殺孝武事見二十一年

論賢一一是琅玕一入清談即鬼幽何但簡文如意府治城安石亦斯流

清談之人雖有高下哉作此詠声氣面目便是管輅所謂鬼幽鬼躁鬼者去陽入陰渾無生氣雖生而已為鬼人也幽者晦昧黑暗不可復明之謂躁者利欲之心實急於中外似靜而中實急也二者大体皆似去陽入陰故皆曰鬼也竹林七賢何晏夏侯玄王衍輩皆若王蒙謝万簡文帝悉是此樣人謝安亦不免焉治城數語与君喪不廢絲竹是也

東府登朝日月昏争知安石亦深源當時亦子何無將直自高曾誤到孫

王衍殷浩誤蒼生安石亦不免焉

劉琨二首

竹林遺類入荊楊賈郭餘塵在晉陽聽得平陽消息否忍聽徐潤調笙簧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抚御者大義先声足以得人而奢豪嗜

色鬼用非人足以失人也因彼君亡時壓劉石之間如搖蛇捕虎乎殤在望懷帝幽辱而不忘望塵時習氣与伶人同勇一殺令狐宬梟韓遂失用州以亡其身以及其親曾是以為忠乎殺令狐盛事在末嘉六年

劉琨忠孝君親念急切不似令狐泥亡身自是緣吉色須把初心看匹磾

琨以敗亡之餘依投匹磾不忘本朝与相親厚助其攻討洪[illegible]居上其子群無故行險以禍其父匹磾與殺是[illegible]猶依匕晋室終持晋節以死於石勒然則匹磾未群胡中為無愧矣

祖逖

馬牛風自不相謀畀體安知蝮螫頭北伐不令指寸魂精聲空震大江流

琅琊王不可事王導不可[illegible]祖逖勞求北伐得無枝[illegible]

之功業不就心遺身
死不擇所事故也

陶侃

蘇峻鯨奔正可憂斷令王室蒲荊州五陵松柏無遺

釋曰為桓溫拾竹頭陶士行以下乎明帝崔命孩泄庾亮王道導乎祖約蘇峻以正問簧不好祀上作乱平淪約之反不忠上行正以其悲擘廷与巳同庾亮使溫嶠無過需逆一步備上行沈士行元此心而逃則以矣下壹戟死峻兵祀斷秉與蒙塵臺脅厭然庾太后以憂祖士行歎說不技義款坐覲更亮王導之敗以為戰耶除起而敗之豈然非為人臣之道矣為士行者王敗臨死蘇尊未交之簡万兵殊馬責王庾以復侃之事卒從之則以士行之威声比伐之勢當易於祖逆蘇峻裾約將故騷勉之不報加其不從則王庾愈尤面日於世而士行之道無愧庾亮或加疑忌須陷則迟而侯非長汝敗亡不与其或宰兵相加則声其罪而討之亦未為過奈何委質為臣坐視宰相之

罪以及其君乎溫嶠不加委曲荊州兵不下蘇峻究其兇虐成帝必遭其辱士行此際欲何為乎若用武之地有數十万之衆無一語与朝廷議及北伐叛亦於張昌陳敏而卒功於杜弢蘇峻郭默石頭遲暮僅以迫近使植宣收養陶士行之功烈亦平矣或曰士行為王教所擯居南海十三年屬而衰矣石勤已大江東宴安已成故從而順之耳然非為人臣之道也

殷浩

王濛謝尚不堪論庾翼桓溫亦浪言兩晉士風直可嘆盡將管葛許深源

王衍設浩如狐如鼠而王戎[illegible]行非今人可比王濛謝尚与覚昔人皆以管葛許浩更疑爵下垂告術日侯天[illegible]太平徐議其任桓溫素輕浩復言其足以儀刑百[illegible]許計不知浩者也清談之悠入人骨髓方其[illegible]偃蹇褒其高之更加隱遁遂以諸葛亮月之以[illegible]進退當作治亂存亡判訣既集遂成天八一日[illegible]而敗帝技窮情見不自悔吝前月樹与雅揚蕭[illegible]

之注亦未聞其浙色此晋人膏肓之疾也

顧和

恢起鯨鯢滿北州過江仍復漏吞舟一時共愛恢恢網不悟三綱爛不收和以漏網吞舟勸王導濟明以水濟水非鹽梅之義也

王羲之

不綠節朝尽談空安得狐狸穴晋宮王氏可人惟逸少宜容謝万作三公見羲之諫殷浩謝万書与会稽王昱桓温箴及与謝安登冶城数語在王謝中賢矣然与温箴謂万不可為將帥而借謂其才器經道可主廊廟政与桓温論殷浩同是統以王行為非誤因也

徐邈

東第山成亂亦成長星映酒甚分明分勞太保催徐

逸誰道能言獨許營謝安故君之業独有薦徐珷為中書舍人必有補於之益然武帝之過多矣皆[illegible]所謂未或不亡者逸未嘗有言徒開脩雜說[illegible]可示外而已道子被盡逸亦不以為憂但勸[illegible]戊[illegible]孔弟之義七弟[illegible]於[illegible]設僅有左丞王珣[illegible]言胡翊僭已乱政[illegible]將軍許營一跳道子之[illegible]惡以為言者博平令[illegible][illegible]爽人耳社稷之憂[illegible]之外一允所關也太元二十年七月長星見

暮客悟　四首

霜霑風沙雜亂飛段龜城下見春歸特來但處周公

位歷舉華人百世希當特人才南有謝安比有[illegible]格西有王猛較其[illegible]數[illegible]素[illegible]貧矣安石善処飄颻之際富貴之心淳[illegible]家[illegible]蕭無能遠猷王猛下將其[illegible]於德[illegible]不[illegible]

嶘而心巨獨不詘力主李績終從沈勛為可浸
其詩段寬城下數語天地鬼神實聞之事見末和
十二年
五族交飛日月昏就中造化尚堪論君雲峯起龍城
舊循為遺黎憶太原五胡鮮卑為長匈奴氏羌羯胡
戎而復起者惟慕容垂復興於
故土至慕容宝盜起魚奔致微弱慕容熙以
下道消十餘年而後亡慕容復之餘澤也
一聽芭蕉葉上寒鼻頭倍益舊時酸河清未遇三千
歲水手猶輕十八灘
洵惟此是比体剖業
艱難之狀俱見於此
傳說濟川空道在彥方敗齋嘆時難年来惟有樽空
慮一任滔滔溉倒瀾

慕容垂

國亡家破此心全氏與鮮卑兩付天王猛開心似諸葛風雲無望白頭年慕容垂善戰甚多勝敵用兵功亦蓋於五胡而不齊其國家宗族慕容儁慕容評可足渾后皆害賢嫉能以爲悲怒符堅滅其國下流殺其子終以兆遇之厚不忍忘之白首暮年風雲有便事事是圖而不欲速有曹操孫策之才而不忘劉玄德之信義使王猛推誠以待之將感激知遇終老於秦無復飛騰之想矣

苻堅

甲申乙酉是明朝趣死驕氏氣欲飄一寸抓蒲長一次無人知是宋人苗符堅亡於驕矜欲速亦王猛之不知道無以養其志氣故也

王猛二首

煮水欲濃更月氐便呵氐族使耕炊浮雲散月何難

見獨有操琴趙整知 猛得符堅之忠受堅投獎世亦大權矣未死前符堅已与慕容垂夫人同輦堅之敗不詠於王猛之生死也

一奮冲天跨六州生前天已怒佗頭關何有意亦土

猛肯使魚羊食不留 孝武康寧元年四月彗星及冬不滅明年秋王猛卒

符登

南安怒氣塞長安羌運如氐凌犄潛捨却存亡論理

義江東不似馬毛山 符登堅族屬以武道長為衆所推刻矛書於正名仗義以討姚萇秦州之戰几梟戮首安定之敗怒氣不衰其所感慨足以使堅主餘嵩效節於前其妻毛氏守義於後亦以氐壁不競終致敗亡然其英風義氣使江東清議諸人聞之亦足以寒其膽矣事在太元

十九年

何無忌

懷恩馬革標志何卑挾恨東堂德愈衰猶有豫章蘇武節不斷忘京口協謀時

劉裕 四首

雲雨蛟龍無世無睚中往往失明珠比干七竅天何惜不付曹瞞與寄奴

何事佛貍能度淮中原千里尺髑髏臺無異燕子寧依祠不入烏衣巷裏來之劉裕性長中原之會徙以其心之不正爾佛貍南下元者致哀蓋起於義真復與之日矣身識二俗淑諸臣而其子孫無一人得免以保壽者之報亦所設作

長安何但遺黎舞翁仲銅駝亦笑開他日佛貍南下
路青泥千尺髑髏臺
殺人廣固哭如雷肯任長安往不回想是齊秦人共
語不知胡羯自南來

劉道規

荊州一鬲不肯取晉鼎問百年寧忍移不死盧循函首
日忍看張偉授璽時道規劉裕弟也苟其不死裕之篡弒道規未必從

陶潛

謝瞻屋裏立籬墻似水弘微糞也掌康樂始興門户
盡辜脩祖德獨此柴桑宋篡晉日謝子孫皆肯事之独淵明為陶士行有孫耳

梁武帝 二首

浮山未破水先淵浩浩蝇蚊晝夜聲東海不知蕭塞味誰人十萬作犧牲

戒捨工夫老未肯百雙鵝子送殘年一生般若成何事贏得江頭戰歿船 崔嵩庄 侯事

高歡

段韶谷剎千金鑄彭樂丁公七寶裝虎子得來成底事何如抱憤別雲崗 以漢高帝彭城滎陽鴻門孫淮 遊遨津曹操濮陽潼關高歡宇文秦滑州比印等事觀之出万死一生之中使得天下又濟此事二帝三王安有此樣與沛故曰濟于呂易以從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王伯之分不必他求但以此說推勘

觀之亦可得其大略矣

侯景

昔操桓溫不自持欺僞面上雨淋漓姦人何事乾坤裏一日雷霆十二時盡惡之心姦雖不能威曹操至強桓溫至忍當其為不道猶皆流汗沾衣況侯景我聖賢言語道盡千万世人心事

唐太宗

文皇仁義播敷天李氏無倫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煬帝蜀江更起度遼船唐太宗遣艱退速總及五伯一退即死又貽国家死劳之禍不如正心術氣數也

魏徵

東宮無德倚儀刑又似當年傳建成可笑鄭公如百舌春前夏後兩般聲魏徵始以太子先馬傳建成終以太子太師傳承乾建成承乾其惡一也徵於建成蓋有勸除秦王及封竇建德樹功二事於承乾則邈乎无聞豈其智在王吉龔遂李綱于志寧之下乎觀貞觀論諫如兩人然

房玄齡

周公制禮鳳凰鳴崇肯抽戈指建成李勣牛山借滴露玄齡夜氣失澄清房玄齡首勸世民殺建成元吉唯李靖李世勣不與

五王 三首

宮中雙陸可長吁取日忠臣若釜魚莫道斷蛇無決襄天戈失却光蟾蜍

太宗社稷是誰亡獨向迎仙斬二張景運門前亡後事殺身不必咎扶陽二張已誅漢陽王勸兵宗陽門敬遂夷諸武薛季昶亦勸之极彥範不從亦会日奪奈遂比然則李事之前但謀誅二張未嘗議及諸武也其暗於事理不動勿無如此宜其敗也扶陽王桓彥範也後來受禍衆始咎之

膺室存亡有化機亳州刺史獨依依陽烏本是蟾蜍鼠空嘆群龍為夾飛

盧懷慎

菜耳杯盤冷似氷開元天下煖如春唐人不識調羹手把作姚崇伴食人懷慎清德絕世二子奂弈薦凤死節恩輝當時開元初政机儀慎此其所以為開元也

盧奕

清門死節照當時面血猶能赤義旗常山睢陽信奇偉英風生自洛留司

朋友為五典之一以切磋之益相獎相勸而善也天宝之末諸死節可見睢陽三十人之死殺於張巡張巡則皆逃亡臣戮矣然張巡之節實激於顔杲卿杲卿兄弟則聞東都之風而興起者見顔平原与盧祀言事可見也燕攘之非难倡始者為难故當時牙[illegible]當以盡力奔為首留守李憕非義士也則田蕭衣[illegible]伊闕時人以地辟目之感激於奕亦能致死如[illegible]日潭州數十人之死成於李齐謝汾得之死亦成於文丞相此則李效之漸於磨厲淬之激益古人所以重之也

賈氏二女

氷霜不肯受塵埃携手同歸百丈崖能掌嚼來似鵠

朋問君何事苦關懷

元紫芝

天寶膏肓在羽衣寂寥千載詎能醫當時宇術比皆發色不憂陽臺一紫芝元紫芝在開元天寶間終身不近女色若嬌世之為者為畫山

令狩正諸陽炎炎之日也

顏杲卿

驅宮歌笑入青雲曾識常山有戰塵忠骨已澌餘髮在因人得見夢中身顏杲卿死後有張湊者得其髮明皇幸蜀歸以其髮獻之是夕見夢窹而祭之持示杲卿妻疑之髮若動云

憲宗

韓愈南投瘴海波元和天子老中訛擅搶金嶽猶堪笑頭作重來起火戧

憲宗元和十三年迎佛骨韓愈以諫貶十五年為中人王守澄所弒人謂佛骨之不祥也懿宗咸通十四年再迎佛骨百倍元和之後或以憲宗之事為言者曰使朕得生見佛骨死亦無恨四月佛骨至京師七月崩

韓愈

楊墨氈能本一區大顛便是惡溪魚退之也是無謀守一貶便陳封禪譜

柳家婢

過了秦灰漢又唐衣冠誰不是牙郎河東柳氏何師然奴婢猶知蹴大方

柳氏婢入武人家主人自買綵婢曰我在柳家未常見此行貨

彈子卻不留而出

蘇東坡

方朔優游豈舜徒南來謾喜落蒼梧天津醉裏乾坤眼只見雙程不見蘇 東坡節云今天下惑明道人惟程伯淳正叔其次則其胸中之所于等可見矣

王荊公 二首

鴛鴻陣陣落南溟長樂鐘中黑青行逐客不愁人鮓蘿荷花落日第含情

兩鳥相酬聲沸天治平重看一啼鵓鴛鴦鷗鷺無横處緘口于今三百年 洵惟此默寓論祈法逐去許多賢人

司馬温公　三首

矩步規行範古今山樵野牧共謳吟荷衣蘭佩通身
是却看離騷不入心
句指此末句言不取屈原之忠

千載爭劉漢賊場及觀通鑑似文王兩間正氣都輸
予猶借坤中一點黃
詞謂坤至道也一點黃指心言取曹操之正氣而不取其心也

步趨坐立若山河盛德華夷共詠歌論議頗偏真可
惟阿瞞高帝或蕭何

朱文公

九野裴威開六陰一川風月伴琉琴以機岸下入如
王說與漁郎子細尋武夷櫂歌進道階級也一首言道之体用一源先上下循粗之
間然不可无人發明一曲謂孟子所阜直下二曲
李道由遠色入三曲指舵貴賤冨貴无生作天之
学而後可与道道四曲仰高鑽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五曲深遠六曲自得七曲上達而不旁於下
之八曲太圣人一曲非常人所去知然力行所至
無不可為之理也九曲李之成功身在圣域而其
精微之遠初不旁於日用之常无它道也若它道
到為異端處天遠人而不可行矣三煙字首尾祖
匪一曲謂道末常不在天地間但人為氣稟物欲
所界泰漢以來又為和說異端所叛不得其門而
入五曲猶在朔踏之間八曲關路洗除而趋於至
域矣又曰九曲全是初辞擬之卒成之終中開有
許多潛級亦見其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走耳又
曰万壑千岩是言多火好處在裏面又曰看見玉
女岸棄而不顏便是非礼勿視與入前峯便是志
於道直要透到上一層若被玉女峯縣往了向上

去不得又曰六曲見
乃物各得其所處
洵淮首句是九曲水三字水寒氣陰象也六陽成
第二句言進道工夫第三句是聖人地位末句要
八卦之也總是武
夷擢歌進道階級

先生詠史之作題曰詩斷信乎非心窮迹昭道比義繩以春秋之法歸諸天理之公其詞嚴其論正其指深其意遠視古今諸家詠史大有間矣謂詩之斷不其然乎惜居宋諸詠亦甚寡矣寧免遺珠之嘆姑俟集末以俟後之君子取足焉讀者幸共考諸閱文振謹誌

覆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一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二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拾遺

先生遺稿漫漶特甚文詩稍完及闕而少者俱入編矣其闕甚不可讀者欲棄之則零金碎玉皆至寶也竊所不忍則取其成段者雜列于後以俟知言者擇之以見有道者之遺一言不可忽也故編拾遺闕文根謹誌

太公八十遇文王不知遇後又幾年文王始登天武王立又十三年始伐紂以太公為大將太公其時當

百歲矣武王有天下後又六年始登天太公又相成王與周召同列其壽當百二十餘歲

召公相武王成王康王歷三代成王初年已求退不得當亦百歲

穆王不知幾歲即位百年而作呂刑又不知幾年始登天當百二三十歲

衛武公年九十五始作詩以自箴警後又不知在位幾年

周自后稷佐唐虞盡心稼穡公劉繼之視民如子傳十五六世而福德聖賢會于一家太王仲雍王季大

賢也泰伯文王武王周公大聖也四世之中三賢四聖一　康寧壽考復閱八九百年大業此雖元氣之會而其一家之際值亦甚奇矣

聖人以位為贊天地之大寶後世乃以位為奉一人之大寶故其來得也則不顧其德之不足而役知力決性命以爭之幸而得之則認為已有而竊者極欲以享之其為長思遠慮者不過欲其子孫得之甚者身得而身失之由秦漢以來天地民物之被其害者多矣孔子於易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斯言也其亦有所感也夫

自古及今人事得失氣化盛衰相尋於無窮其間大舉極壞者屢矣而宇宙間人物卒不至於消盡者大德曰生故也然豈君唐虞三代之際裁成輔相之有人而於絪縕之化醇構精之化生無毫髮之損者哉是故天地雖有以為天地而必不可以無聖人聖人者得天地曰生之德以為心而與天地合其德皆[illegible]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illegible]物而不遺其有功於天地乃如此天地而可以無聖人哉

漢末群雄曹操孫策袁紹公孫瓚[illegible]劉表劉

焉各得一州或數州之地復有歲月可以養所成[illegible]
才不及其德艱危之際不足倚賴惟玄德最賢而為
呂布曹操所苦前後兩得徐州不得一日之安而終
失之及其崎嶇益州猶足以龍驤虎視而憂巳蕭
矣諸葛亮亟得關中而失之馬謖復出祁山而困於
霖雨屯田渭南魏人閉營自守其君臣之氣皆已奪
矣奈何半年而天遽奪之使司馬懿僥倖盜魏此蓋
為漢祚所累故其不幸有若此也關羽之龍驤荊州
也魯肅吳人也而愛羽才屢勸孫權使與相睦共治
曹操不幸肅死而呂蒙陸遜以羽為仇此羽之不幸

也

晉武帝賢主也溺於竹林之風以酒色亡其國齊王攸賢嗣也不幸而夭以成賈郭諸王之禍淮南王允諸軍畏服討逆倫垂克矣邂逅而為伏胤所殺長沙王乂恭順有禮力戰以却河間成都之兵東海王越乃無故而害之使齊淮南長沙三王不死晉未必有永嘉之禍然司馬懿父子之毒不可幸而免也渡江國為牛而七廟猶為馬祖逖虎視河南外足以平河朔內足以禁王敦天一朝而殞之元帝死於王敦至明帝而敦自斃敦斃而明帝之英足為宗廟主矣天

與之二三十年宗社安矣秦何明帝甫平王敦不二年而不享國成帝幼冲嗣位亦賢主也始能親政而殂此晉之所以不競也

秦有道則扶蘇不死晉有福則無夕陽亭之事唐太宗之不仁也其子孫歷武氏禄山朱泚韓建朱温之手剪戮殆盡載之青史與石勒一日歲晉八十四王無異讀史至此股慄心寒不忍正視其文也

唐太宗父子見成湯武不會做却自討得無君纂竊之名與五王不知權變以亡身皆坐不學之故也

王介甫少壯時動輙可稱老成先輩交口譽揚以其

出不出為天下幸不幸觀其所蓄蓋誠有堯舜君民之心其素行亦多可取一旦得君險僻百出流禍至今二百年未已此其故何也天下有不善之善其初如麟鳳其末如虎狼不可以輕信也君子之行不必見之民物即其燕居私室而知之觀人之道不必窮幽微睹其流足以得其源驗其花葉足以知其本根安有得道知理之人并心毀髮膚棄妻子及其父母巢居草衣偏袒瞑坐與鳥獸同群如此而謂之有道哉

德得也生而得於天行而得於心與我同形一體並

生天地之中者皆同其得而無有彼此人已之迹
此性之全體也
或曰生知安行不思不勉之聖人亦有磨治之功何
也曰聖人者有心之天地也既有心則其用力於幽
微之中者豈得而無特人不見其迹耳即晦翁夫子
志學章註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之意
矣體立而後用行又知用行而後体立斯可與論實
德矣德之體用唯其周而已不周則不足於行行而
不足則其體未有所定而疑於物不惟不足為實之
至而亦未可以為實矣

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今細詳之
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只如中庸十三章
子思之意向先二節總言其費後二節申明流通無
間之義蓋承上費隱意欲為發明演繹先以此章起
頭立脚雖章次在十三而其深意則方開端發叙首
章一篇體要三章至十一章發明首章之義第十二
章則以費隱二字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自十三
章至二十章凡八章則又以明十二章之義而十三
章則其首也八章大意會合在一箇藏而十三章實
八章之領何者中庸一篇明人道也雖極於無聲無

與不過人道之至而已人位天地之中君臣父子日
用飲食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萬古一日也
不與所求者不昧之本然勿施與責己者自盡之要
學已與人皆人也能如是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合并流通無間隔之處矣庸德者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之常行庸言者不顧與所求之常語此道不遠人
之實也蓋是非善惡人心不昧常在胸中常在口頭
而在己者常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而不能踐其實
故常明於人而暗於己但能以所不顧者不施於人
所求於人者自責於己則庸德常行不足者不敢不

勉而行常顧言矣庸言常謹有餘者不敢盡而言常顧行矣行之難進者勉而進之言之易放者謹而約之寡者益之而多者裒之則得中正之理而天命之實体在我是所謂慥慥也蓋不顧與所求即性即道而忠恕者其本明不息可以推擴洗磨而出其全體者也

文公言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如饒氏之說則性有上下之不同衆人之性但能養而止而文公所謂卑近者止是能養所謂高遠者是若敎與養志等事也殊不知所謂卑近者正是堯舜

之孝弟所謂高遠者是指非日用之所切者而言也
聖人動靜如天地細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二句可
[illegible]此惟孔顏承當得不惟游夏由求諸子所未能到
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亦恐未能盡到十分此事無難
處非小小意必固我四者着毫髮於其間便當此二
句不得

孔子之學本立而後其道生義精而後其用利所以
行藏之本領未深厚豈能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氣
象苟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其行藏之本領深厚
可知夫子之道顏淵之學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惟其

本領深厚而已聖人之言豈能空說故文公常云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顏回先有事業在已若用之則見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又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漆雕開閔子騫諸人用之未必能行舍之未必能藏矣

舜典記舜之德云溫恭允塞皐陶謨論九德其一曰剛而塞是欲其實也周子通書云五常有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是不欲其實也先儒論敬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欲其虛也中庸曰不誠無物是不欲其虛也易之泰陽實陰虛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實為誠

[illegible]為妄實為充足虛為欠缺故泰之六四云翩
翩不富以其鄰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謂上三陰
[illegible]爻皆虛妄之小人也此惡虛也至中孚得以四剛
於外二陰居中為中虛之象惟虛故誠惟誠故孚故
爲中孚是又貴虛也咸卦山澤通氣為以虛受人之
象此貴虛也○易義無窮為事物之用又為一身之
所治心克己之學亦所謂噬嗑而亨者也泰內剛外
柔為內充實而外謙柔故其義為通誠則通也否內
柔外剛為內空虛而外窒塞故其義為閉塞不誠故
塞也是泰之虛實皆善而否之虛實皆惡也不惟是

也中孚一卦而虛之象皆備以全体觀而中虛虛故孚也以內外二體觀而中實實亦孚也全體中虛故為信及豚魚二體中實故為鶴鳴子和中虛中實皆孚也是中孚之虛實皆善也虛善則不虛為惡是不欺其實也實善則不實為惡是不欺其虛也

平時舉動無合禮及是君子則悚然動容而其言之發遂有篤實之論其善端之故在為可見矣彼善人者能加之以學即可入聖人之室此論篤者能即其嚴敬之端而充之亦足以為君子矣性之無在無不在若是此所謂生道所謂天地之心萬古一日者也

附録

石堂先生傳

後學閔文振

先生諱普字尚德別號懼齋閔寧德石塘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初淳熙間晦庵過石塘異其風土語人曰後數十年此中出儒者當讀天下書十八九理宗淳祐甲辰寔生先生有鵶鵲百數繞屋之祥手神秀異性資英特稍長入㕑塾有大人志聞栩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之學出廣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淵源所自此為嫡派故其學甚正在韓門嘗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

九部令人不知肉味故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惟真知實踐求無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啓際泰漢而下莫如也宋鼎既移決意卷藏朝廷三使辟為本省教授不起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從門歲數百人館里之仁峯僧舍至不能容建寧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然勿軒留講席峯亭議聖賢宜繪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道未敢望其升也丞相劉文簡公脩考亭書屬為記復命修甘陽二家喪祭禮因并晦庵所纂為三十卷傳於時尋薦

質在德興初菴書院者尤文嘗與游翁山范天碧洪
子祥極論太極之旨有曰太極無極只是一箇有物
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各有所極物則形
性未嘗相離乃道理之全體無時不在者也又曰物
有經之所為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沉而理自浮物
自發而理自先太極不可以形氣言蓋雖無而實有
也又曰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
而遽目易為註我此所謂儆忽者也又曰易有太極
易有云者以心之所見示人也浮梁吳昌溪易有物
則四字足以攝其樞而窮其涯矣晚在莆中十有八

年造就益衆出其門以正學顯者踵相接如韓古遺
信同楊琬余戴黄裳輩並為時所宗其為教諄諄人
倫急力行而後文藝讀書務求大要嘗曰性命道德
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
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着字義一卷
授門人凡百五十三字識者目為百五十三顆驪珠
風胡非乏巨眼然是珠也將照千里矣特十二乘顆
當着之掌中耳先生少壯慨然有經世之志謂三代
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數千言欲上於朝屬不仕而
止並以其書為可行所著有四書句解鈐鍵學庸言

□□五子纂圖周易辯尚書補徵四書六經講義當天
□論天象賦詠史詩所乙數百卷元延祐乙卯卒于
家年七十二今祀鄉先生祠嘉靖乙未知縣樂珊別
建祠置田於里中

蘭莊子曰許文正可稱聞道而盡名所累卒弗宜
安於其心吳臨川名爵非貌而遺論郝道嗚呼君
子於石堂是以與其求夫矣其沒也在元延祐乎
茲傳遺集著曰宋得非晉魏士法耶觀其遺言精
如九為道載昭往啓来厥功茂焉晦菴風土之異
厥猷豈微族茲求懷竊有崇於尚論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二終